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目錄

小國大夫不名事則名以事接我則名有故則名 辨詳名條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季友仲遂叔肸

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 同上

大夫已卒不名 夷伯原仲

顧氏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外諸侯卒名不名辨見凶禮門

殺大夫名不名辨見書殺門闕文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錢唐張應昌學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先儒以名字爲褒貶非也春秋魯史也史之所無聖人不能加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聖人所因革者義也非名字之謂也呂大圭或問閔元年名字褒貶有不容不辨者及儀父盟傳者曰書字所以褒也或曰附庸之君稱字以爲別蕭叔是其例也然郳黎來亦附庸也而傳以爲書名郳之於邾同所自出均爲附庸其後皆以預齊桓會盟之故得封爲子以儀父爲字謂春秋褒之以黎來爲名謂春秋夷之儀父無可褒之善黎來無可夷之惡大率書父書仲書叔即以爲字否則皆以爲名因字而求褒因名而求貶此說經一大弊也家鉉翁詳說隱元年

名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傳者以爲褒書字貶書名害義實甚如孔父仇牧荀息錄死節也杜氏於孔父則曰內不能正其閨門外

取怨於百姓於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於荀息則曰從君于昏故皆名之夫荀息固當有責而孔仇大義凜然無瑕可指以書名之故强求其罪豈聖人錄死節之意哉又如祭仲逐君論事罪實在仲公羊乃謂賢仲而字之豈聖人誅亂賊之旨哉又如書洩冶死著陳之亂由於殺諫而杜氏謂直諫於亂朝取死不爲春秋所貴故名之直諫死者春秋不貴必緘默自全乃爲春秋所貴乎又詳說綱領篇

宰渠伯糾公穀注以糾爲字左氏胡氏以爲名子突穀梁以爲名胡氏以爲字祭仲左穀以仲爲名公羊胡氏以爲字孔父穀梁以父爲字胡氏以爲名大抵古人或以名行或以字行隱桓時史官不知後有作春秋者其時不過因所告稱名則名之字則字之初無定據孔子立定哀以指隱桓代久年遙舊史書名無從稽其字而改之舊史書字無從稽其字而易之是故不當以名字爲斷當以事爲斷陳選衍紀疑

胡傳云王朝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桼尊卑有定位若諸侯書名而大夫書字侯伯書名而附庸之君反書字聖人之立法疑倒置矣此不過因邾儀父及王人子突稱父稱子有類於字耳不知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爲字也齊子糾鄭子儀子亹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爲字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邾子克是儀父之子不得爲儀父之名方氏苞曰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儀父之卒當於桓之末年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按胡傳謂王朝大夫列國命大夫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黜而書名例當稱人進而書字其變也

王朝侯國卿大夫書伯仲叔季者皆行次而非字也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則伯仲與字別爲二矣而說春秋者一之是文王之子十人其六稱叔爲兄弟同字晉趙孟世稱孟知伯欒伯世稱伯爲父

子同字有是理乎蓋伯仲者所以代名與字爲尊稱也故五十以伯仲向齒也而王朝之卿覲諸侯諸侯非卒與失國則不名不字而稱爵故祭伯凡伯毛伯如之其無封國而爲卿者既無爵可稱又不可降於諸侯而斥其名與字舍伯仲長稱乎在禮爲向齒在春秋爲貴貴其義一也王卿以伯仲繫氏如南季仍叔榮叔名伯是也其諸侯兄弟次當承國者以伯仲繫國未立稱之如蔡叔許叔祭叔蕭叔蔡季紀季是也侯卿以伯仲繫諡設則稱之如經書夷伯陳原仲傳載魯共仲戴伯成季齊高敬仲國懿仲衞孫武仲陳轅宣仲皆是也內卿加禮者以伯仲繫名於卒稱之如季友仲遂叔肸是也凡此皆非字也即家父以父繫氏從世稱祭仲女叔單伯以命卿比王臣稱伯仲皆非字可例也高閌然釋經隱九年

諸儒以稱字爲褒內如季子外如子哀之類是也顧於析邑歸仇之

紀季賢之而於因亂復國之許叔又罪之於蔡季歸國賢之而於蕭叔朝公又罪之於高子來盟賢之而於仲孫省難又罪之至於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又以爲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救衛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存他名字如何卻道王人本不書字緣救衛故書字邪推此則知名稱皆因舊史耳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先儒以字爲褒例而季子高子書子仲孫華孫書氏亦曰貴之是褒不專於字也又云王朝大夫附庸之君例書字是字不專褒辭也夫同一字而或爲褒或爲通例同一褒而忽字忽子忽氏春秋不若是之紛也又龍六年王朝卿大夫外諸侯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列國之命卿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或稱人皆舊史之文也以爲褒貶所寓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王朝之史外諸侯皆稱名踐土載書

之辭曰晉重耳申是也而春秋魯史也外諸侯則魯君之匹敵也故以爵書王朝之卿士兼三公者亦魯君之匹敵也故以爵書宰周公是也其餘卿士非匹敵而與諸侯之卿不可以無別也故以行次書凡伯榮叔南季之類是也（記五十命爲大夫又曰五十以伯仲周道也）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將承國者上不得儕於諸侯下不可同於諸侯之卿故從王朝卿士之例而書行次蕭叔紀季之類是也列國之命卿不可無別於不命之卿故亦從王朝卿士之例而書行次單伯祭仲女叔之類是也王朝之大夫則書名子突劉夏石尙是也傳以爲下士非也（見王臣門總論）以子突爲字亦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見於傳記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有以某父名者經所書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春秋未嘗有書字之法也其當名而不名不當名而名皆舊史之文也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朱華孫不當名而名如宰咺宰渠伯糾

穀伯綏鄧侯吾離皆史文隨事以變而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如邾牟葛三國之君來朝而稱人則穀鄧之稱名不足異舊史所稱無義理可求而孔子不革何也邾牟葛之書人無從而得其名也宰咺之稱名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則安得不一仍其舊哉仍之而世變邦交於是可考焉則義存乎其間矣 方苞通論

○諸侯書名不書名駁辨總論

諸侯未成君則名鄭忽曹羈是也失國則名鄭伯突衛侯朔是也[illegible]失國復入亦名之衛侯鄭曹伯襄是也舍是惟卒則名之 呂大圭或問

聖人作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別也初非有褒貶於其間也後儒以名字褒貶而聖人之意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爲褒貶質之經而不合則曲爲之說以通之故多失之鑿如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則名

之說然以經攷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邪至於楚子虔則滅同姓之名又不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也此言近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國所以著楚子之罪矣又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因此而誤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誤加一虔字蓋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例爾又

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此非知禮者之言楚公子圍即位赴于鄭鄭人問應為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則諸侯即位之初即以名告矣故其死也亦必以名赴所以正其死者之君為誰也

諸侯何嘗不生名乎則謂不生名者非春秋之義也出奔而名非以其奔而罪之也諸侯失位必有追逐爭國者則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何以別乎凡奔而見經者皆錄其赴告之辭彼亦將使諸侯曉然皆知君者之爲何人出者之爲何君而不得不以其名來告史從而錄之衛鄭出而叔武攝自不當爲君故鄭不名非以是爲美也則失地名者非春秋之義也滅同姓名非以衛文公滅邢書名歟滅同姓固罪矣然諸侯族姓之別天下孰不知之苟有滅焉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果以滅同姓爲貶楚滅夔齊滅萊何爲而不名乎則滅同姓名非春秋之義也凡名者皆所以別二君爾 葉夢得春秋攷

諸侯卒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生也諸侯失地名所以別其一出一入也其不名者闕文也 程端學或問 襄二十五年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舊說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其有不名者何也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强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若譚子弦子溫子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皆其自取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强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胡傳桓六年○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楚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又莊十年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至於出奔亦不幸焉爾矣故撊譚子弦子溫子不比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傳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

豈有與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又〇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以
墮厥緒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而名之鄭伯突
出奔蔡蔡侯朱出奔楚莒子庚輿來奔邾子益來奔之類是也孫復尊王
發微桓十五年〇陸氏淳孫氏覺李氏廉說見書滅總論
駁辨衞獻出奔不名鄭突燕款蔡朱等皆名者從彼告辭釋例曰衞赳
不以名而燕赳以名隨赳而書之也桓十五年孔疏〇凡諸侯去國辨二君
則名鄭突辨於忽衞朔辨於黔牟蔡朱辨於子國莒庚輿辨於郊公
邾益辨於革齊侯將納簡公晏子曰燕有君矣則其出不可無辨也
衞鄭使元咺奉叔武受盟則非二君也既而晉侯列叔武於會疑於
二君矣故歸自楚名之既又見執元咺立公子瑕故再歸名之衞衎
之出無二君也既而剽列於會則不可無辨矣故復歸名之趙汸屬辭〇
奔君書名以其嘗失國也衞侯朔名鄭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

衛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叔武攝位國猶鄭之國也故其奔不書名衛侯衎出奔齊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故其出奔名之不然則無以別二君也鄭之出也叔武立其從會也稱衛子見武之未嘗爲君也武雖未君而鄭嘗失國故其入于衛書衛侯鄭以見其嘗失國也衎之出也剽立其從會也稱衛侯見剽之纂也剽雖纂而衎之位終未絕也故其入于夷儀也稱衛侯 呂大圭或問 桓十六年

○諸侯失國常名之不名者或曰無罪也其說未通案經諸侯被執以歸者未有不名蔡侯獻舞邾子嬰兒沈子嘉許男斯頓子牂胡子豹戎蠻子赤皆名而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則不名外諸侯之卒未有不名者而秦伯薛伯滕子杞子卒則或不名滅而奔者亦名蓋失地之君也名之欲使後人知其爲某君也如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

也而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衞不名由此觀之以歸書名奔諧名卒書名皆一義也其不書者則史失之而聖人不能增之也蓋弦溫譚黎皆小國也國小則其紀載有未備者矣若夫中國之諸侯其奔或名或不名則另有史義執稱曹伯而歸稱曹伯襄執稱衞侯而歸稱衞侯鄭衞侯出奔楚不名而歸於衞則名衞侯衎出奔齊則名之而衞侯入于夷儀則不名盖不名則其位未絕名之所以見其為失地之君也不名所以正其位而名之所以別於二君也又與小國之紀載未備者不同矣十又莊十年 ○書以歸不一然皆書爵書名如宣十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十四年以頓子牂歸十五年以胡子豹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之類皆是惟僖二十六年以夔子歸無名則以夷國來告失名或亦史文有闕逸耳而胡氏謂有罪則名無罪即不名則弱小受侮者皆罪人矣 毛奇齡傳若十

一年○諸侯奔執何以名自是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自是終矣其奔執不返而不名者不知其名也猶卒而不知其名者第書某君卒也方苞直解莊十年○凡諸侯卒名之告終也出奔失國名之亦告終也名者正也不名者史失之郝敬行說畧莊十年○凡諸侯出奔而名者非國有二君則去國而不反也國有二君非名無以別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以黔牟是也去國而不反則是君之終也蔡侯朱莒子庚輿是也若其國止一君或非是君之終則無事舉其名也衛鄭衛衎鄭伯出奔不名是也奔而反國執而反國則必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不得不目其人也衛侯鄭出奔不名而歸名衛侯出而叔武攝若二君也故不名於歸名之從復位辭也曹負芻復國獨不名者歸自京師其位未嘗絕也凡去國不反例當書名而間失其名者赴告畧也方苞通論郝敬行說畧○諸侯失國名別二君名凡出奔皆

名之衞侯鄭衞侯衎出奔之不名以不絕於衞也曹伯負芻之不名以歸自京師也其餘皆名之小國之不名者史失之戴祖啟五測 桓十五年○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有滅同姓而不名者如齊侯滅萊楚子滅夔晉滅虞虢是也有失地而不名者如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衞是也戴記乃出公穀之後拾三傳之緒餘以成文耳據禮以論春秋過矣滅同姓書名獨衞侯燬然朱子疑爲羨文失國書名獨徐子章禹華氏希閔曰且闕之闕之無傷於春秋大義不得以一事書爲定例惟滅國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其君之名蓋滅國但以得地告至其君則但云奔某國不必及其名也以其君歸則須有獻俘之禮不名則不可以告宗廟因而赴告列國曾史書之聖人因而弗削初非名之以甚其罪亦非不名以減其罪也夫遯逃苟免與身爲囚俘其失守宗祧之罪等耳直書而義自見何用名與不名以別其輕重乎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奔而不復者名於奔從告終辭也奔而復者名於歸從復位辭也釋經高澍然○葉氏酉說見書滅總論華氏霞峰論奔滅名不名說見卷首總義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葉氏彙纂案及方氏說見書朝門○謂貶朝桓而名非也春秋書其事卽見其罪不以名爲貶也以名穀鄧爲貶則不名者無貶歟其名失國也黃仲炎通說○傳言賤之旣以侯伯成禮復賤之而書名非人情也趙汸屬辭○失地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孔廣森公羊通義○此朝也何以不名不復國也從公穀不復則從告終之辭書之也如鄭伯髡頑名於如會吳子過名於伐楚皆不宜名而名而彼詳其卒故人不疑此不詳其不復故不得其解也何以不復過於楚也二

國在今襄陽南迫鄧北控申呂楚欲啟申呂不得㲉鄧其道不通故鄧㝷爲楚滅而㲉可知是二國知其將亡假朝會以行從趙氏鵬飛說而遂不復也不然二國日逼於楚方乞命不遑豈能越二千里交好於魯乎徵諸書法按諸本事揆諸國勢道里其爲去國無疑也高氏閌釋經然○愚按方氏苞駁公㲉郝氏敬行從之謂失地當言來奔不當言來朝故郝氏斷以爲附庸來朝書名非失地書名也見附庸書名門而高氏仍斷爲失國謂假朝禮以行遂不復其國是以名之二說一按時事一按經例其論並通故兩存之張氏自超引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必㲉鄧以見天子之禮稱名朝桓桓不辭而受之舊史書之其說亦臆度耳○又按朱睦㮮辨疑引豐氏說謂石經二朝字俱作奔字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穀梁云曰突賤之也忽名失國也愚謂突固可賤然不稱名不知其誰非賤而名之也忽固失國者然史法稱名別其人非以失國責之也 程端學辨疑 ○春秋於公子爭國已君未君皆名不名不辨也 高澍然釋經 ○按書名別二君耳胡傳謂不能君名之非也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出奔未有不書名者非貶也別二君爾惟衛侯出奔楚不名以叔武未成君也公穀以突爲奪正則凡正而名者爲何所奪乎 葉夢得公穀傳讞 ○公穀皆云名譏奪正也按諸侯失地皆名不可強爲義 陸淳集傳辨疑 ○奪正何待於譏突立已五年不譏於立而至其出乃譏乎 徐庭垣管窺

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朔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公子黔牟也 劉敞傳 ○公羊曰何

以名絕之也得罪於天子也穀梁曰朔名惡也天子名而不往也按失地諸侯皆名之不可強生義陸淳集傳辨疑○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衛侯朔名以黔牟也黔牟之立何以不書曾助朔故黔牟之立與奔不書猶助突而忽之弑亹儀之立與弑不書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方苞直解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夫守天子土疆承先祖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亦可以去而不守斯二者顧所擇何如耳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可乎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

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胡傳○紀爲齊迫未嘗不謀保其國或會盟或會戰來朝於魯結昏於周其用心至矣其如齊襄吞噬之志未已旣遷紀三邑紀季又以邑入齊爲附庸而齊侯且遇于垂謀之紀侯知力不能抗又不能下齊故大去以避齊難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强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也陳深讀春秋編○程子以大爲紀侯名從失地書名之例蓋國君以死社稷爲正若書大去則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辭故以大爲名良有以也然愚竊以大去者是傷憫之辭亦非張大紀侯也紀之圖全宗社至矣不得巳而去大去者一往不返之辭其傷之也至矣顧棟高大事表○大直名耳不煩曲說困學紀聞云大是名本劉質夫說陸粲胡傳辨疑○按劉絢程門弟子○如穀梁言民之從者不遺一人四年而後畢則不知所

從之民何所止乎如此何以不復興乎且以大去爲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歸酅均不可通矣大直是名耳 朱睦㮮辨疑 ○大名也國君去國皆名如告終之例不以賢不賢論也先儒連大去爲辭以爲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不顧夫曰去其國已盡所有去之豈土地人民儀章器物在國外乎 高澍然釋經 ○按穀梁以大去爲不遺一人之辭後儒多主之程子以大爲名諸儒亦多從之顧氏兩取之方氏直解亦兩采之以其皆可通也今亦並存兩說而終以從程子說者爲是觀朱高二說可見

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公穀曰獻舞何以名絕也曷爲絕之獲也後儒皆本此非也○如公穀說秦獲晉侯何以不名 劉敞權衡 ○公穀非也或名或不名名者不復者也不名者復歸其國者也各以其事考之可見

葉夢得公羊傳讞○失國故名胡氏以爲責其不能死位者非也牛運震傳

又　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不名不知其名也方苞直解○不名史失之君卒君獲君奔並具爵書名告終之辭非筆削所存春秋於舊史佚者因之耳惟奔而復者以名不名見義高澍然釋經○按以不名爲無罪者非辨見前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義同鄭忽○胡氏於鄭忽曹羈皆曰不能君非也卓子庶孽甫立卽弒猶正其君臣之稱而於鄭忽曹羈不與爲君何義哉劬直解○按劉氏以名爲貶羈不子謂君臣交爭兄弟爲讎上有失故下得是以忽突羈赤一貶之無異文亦非也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義同譚子○按張氏洽謂迫於楚尚可望以興復故不絕之不

名非也。不名小國紀載不備不可考其名也吳澂纂言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執而不復不名史失之也高澍然釋經郝敬行說畧。按陳氏傅良謂滕子嬰齊執書名遂失國也虞公失國則其不名何也虞自亡矣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論雖有理而總當從史失之說。葉說見下滕子嬰齊

僖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義同譚子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不名旋反國也郝子益亦反國何以名既俘獻而後反之也高澍然釋經。楚初見經寔蔡侯秦初見經獲晉侯蔡侯名而晉侯不名者蔡侯卒於楚比失國之君故名晉侯反國故不名名

蔡侯以著蔡侯之不歸不名晉侯以著晉侯之復國張自起宗朱辨義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被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陸淳纂例引趙匡　○名者遂失國也孫復尊王發微　○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則其名何遂失國也陳傅良後傳　○諸侯卒書名名者終事也執而不返終於執矣故亦書名御纂直解　○胡傳謂齊桓之盛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書名著其罪也此說非也齊桓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秦晉小國如薛莒杞鄫蕭宿小邾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會獨責一滕邪諸侯罪之大者如曹負芻殺太子自立猶不書名君鄭之從楚莒之病鄫罪皆浮於滕猶不書名滕乃以區區之故而書名邪劉公是曰執而名不反之辭滕子自此不反國與卒書名同

陳氏所謂失國者即不反國之謂也彙纂案參顧氏刑賞表○名自是不反國也故從告終例書之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執君失國名與君卒名同葢此君被執其嗣君將見于策書名見執者以別於其嗣君也戎蠻子赤義同然則晉人執虞公何以不名國滅嗣絕不以名別之可也故文宣以前史文殘闕滅君或名或不名槩削之以歸于一葉酉究遺○愚按顧氏駁失國之說謂滕此時未嘗失地稍誤失國者不反國也非謂失地

又　夏邾人執鄫子用之

不名者微國之君史多失其名戴祖啟五測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以夔子不名為義者不一其說趙氏謂時未與會通也孫氏謂略夷狄也劉氏謂黜楚而伸夔也夫楚滅夔已赴於會矣不可

謂未通也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既名不可謂略夷狄也楚滅同姓其罪顯矣夔不死社稷亦不爲無罪使春秋伸之亦不在不名如蔡侯獻舞亦無罪而名數說皆不通則所謂史有詳畧與春秋脫之者近之程端學或問○以歸不名胡傳以爲無罪蓋據左氏楚責不祀祝融鬻熊之故耳然晉滅潞氏左氏以爲酆舒爲政傷潞子之目若是則嬰兒無罪又何以名邪史失其名非別有義張自超宗朱辨義○夔子不名不知其名史闕之也方苞直解○謂非其罪不名非也滅君名者多矣豈皆其罪也郝敬行說略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陸淳纂例○諸侯去社稷有代之者則名之無代之者則不名衛侯有代之者矣而不名者叔武非奪之

也乃將復之也故正其號謂之衞子劉敞意林○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衞侯之出也使元咺奉叔武受盟則國固衞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其歸也疑叔武爲簒巳而殺之是自處於失國也是以名之也胡傳謂晉文修怨故不名衞侯以著晉罪夫晉文君臣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爲取威定霸之大計故致師於曹衞爾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衞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既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其不爲修怨亦明矣故衞侯不名之說以陸氏劉氏之說爲主而胡傳張注皆不錄彙纂案○衞侯奔不名者不絕于衞也衞叔武稱子是以知成公之不絕于衞也復歸曰衞侯鄭者別也戴祖啓五測○按葉氏夢得謂不名衞侯以賢衞子之不有其國亦未是

文十二年春郕伯來奔

失地之君例書名君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衛侯衎何以書乎公羊以爲兄弟辭非也陸淳辨疑引趙匡○不名史闕之程端學本義○按葉氏曰郳伯不名內未有君也何以知郳無君衛侯鄭令叔武攝國而奔踐土書衛子不君之也不名衛侯不嫌也諸侯奔而不名惟此兩見以類求之知其然也非也傳云郳人立君不可竟謂無君奔君不名尙有衛衎亦不止兩見○又按方氏直解引孫氏復說莊八年郳已入齊爲附庸今爲齊所逼故不名其說非也附庸亦君也何以失國得不名又引一說謂舊史畧之尙可通而實當從程氏斷爲史闕高氏澍然亦同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按啖子謂書以歸而名者責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又謂奔者不名位或未絕以歸者名之位必絕也並非辨見前○自此

後滅國以其君歸及其君奔皆名世近紀載詳也葉酉究遺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衎

從左穀無衎字趙氏說從公羊有衎字呂氏說見前總論○顧氏棟高從石林葉氏以爲闕文宜從公羊見闕文門○出奔必書名此不書闕文耳觀公羊經文可驗毛奇齡傳○按許氏翰謂逐君未有如林父者故不名衛獻所以抑强臣劉氏敞謂奔而名者兩君之辭惡剽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之皆鑿生議論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方氏郝氏之義見前總論○鄭忽曹羈展輿之立國方內亂異國之史安知其位定與否不可以稱爵不可以稱世子又不可以稱公子故獨書名也然則何以知其爲正也忽羈展輿承國於內而突赤去疾自外入與之爭則不問而知其爲正矣然則

展與無罪乎居位不能討賊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方苞直解

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凡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不可以無別也以衛侯朔鄭伯突例之北燕伯欵之名必此類也方苞直解○奔而不復例名其後納于陽雖得邑而未得國猶之不復也高澍然釋經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書名不復也葢朱奔而東國立自二人也穀梁朱作東誤而以去半名爲貶尤怪迂可笑高澍然釋經

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來奔

書名不復也高澍然釋經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劉氏石氏諸儒皆謂書名與弦譚溫三子異者三子力不勝而

奔故不名徐子則既服而後奔故名此以名字褒貶之辨也凡諸侯失地者皆名則徐子之名固當三子之不名史闕爾程端學或問○徐子名者蓋其赴以名也或曰先服後奔絕之非也滅國而名告終也其不名者史闕耳郝敬行說略○書名不復也高澍然釋經○按劉氏本啖子之說陳氏傅良亦從之非也趙氏汸云弦譚溫皆奔中國故不名徐臣服蠻夷故名之亦鑿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呂氏毛氏說見前總論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呂毛說見前總論○按趙氏鵬飛曰書名不死社稷也非也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呂毛說見前○按啖氏謂書滅書以歸又書名爲罪至重非也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呂毛說見前○胡傳罪豹不死位故楚子爵而胡子名予楚子不可訓也豹書名諸侯失國之常楚書爵君親將之常 賀仲軾歸義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執君不名戎蠻子滕子名皆死而不返者也 齊履謙統紀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雖復國而俘於魯則虜也故名 高閌釋經 然○以歸例稱名在內曰以來 葉酉究遺 ○按劉氏敞曰名賤之也虜服也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愍謂虜而書名當從顧說行獻俘之禮則名 見前 非賤之而名也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以上二條義見總論

哀十年春邾子益來奔

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傳曰邾子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公子革以爲君劉敞傳○奔而不復故名高閌釋經

○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執君歸國而名非以其惡也名不名以其位之絕不絕也衞鄭曹襄之惡不大於曹負芻而其歸書名何也負芻歸於京師而天王釋之則其位未絕晉文深怨曹衞則必請於天王而絕其位矣故歸國書名與蔡侯廬陳侯吳同鄭突衞衎衞朔天王絕其位而書名者有二君所以別也方苞直解僖二十八年

執君歸書名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責王之縱釋有罪若名負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罪乎或曰不名史失之也闕疑可也顧棟高大事表綱領

執君書歸衞侯鄭曹伯負芻曹伯襄而已獨負芻不名曹伯襄何以

名胡傳曰貨筮史也然則貨筮史之罪甚於負芻篡立之罪哉故知執君歸書名例也亦失地書名之意爾負芻不名闕文也華學泉疑義

執而復歸者於其歸名之於其執則否執而不復歸者即爲失地之君於其執名之晉人執虞公不名者歸王貢修虞祀㢠旋釋爲附庸若鄭伯入許而使許叔居東偏也曹伯歸自京師不名者京師許之歸則不得曰之爲失地之君也戴祖啓五測僖十九年

突書入櫟不再書歸于鄭故入櫟時不可不名衛侯入夷儀其後書復歸于衛故於復歸名而入夷儀不名也文定以爲有歸之道故不名者非也春秋奔君書名惟衛鄭衛衎不名二君于義原未絕然亦於復歸書名故奔可以無書燕欵爲齊鄭所納不名故奔書名蔡朱莒庚輿邾益不復歸故奔書名忽突羈赤亦有奔有入者不書名則於兩人無別郕伯奔而不名者國微而史失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襄二十五年

見納不名頓子北燕伯是也諸侯不相名也復國繼絶則名蔡侯廬陳侯吳從繼故例也趙汸屬辭

呂氏郝氏高氏說見上失地名總論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高氏說見前門鄭忽○按公羊曰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穀梁曰賤之也非也名所以別二君耳其正不正則於繫國不繫國別之說見另門○忽突皆名別嫌也以爲賤之非也顧炎武日知錄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名不名不知其爲忽也高澍然釋經○稱名別二君也方苞直解

又　秋鄭伯突入于櫟

突之入鄭不書與衞衎異者突入櫟之後自以爲鄭君諸侯皆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耳然衞衎不名於入夷

儀而名於復歸此於入櫟名之後書鄭伯突卒則突之再君鄭已明亦不嫌於略也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方氏說又見上總論○因突復國不書故入櫟特名葉酉究遺○葉說詳見諸侯不書復歸門○按趙氏鵬飛曰諸侯奔而復入不至於國者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然突名而衛侯不名衎書復歸而突不書歸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侯之出國固其國也入于夷儀待剽之死而已非篡也故不名以別之突之出位固非其位宋立之也突入于櫟逼忽而出之篡也故名之以見其惡按其所論書歸不書歸是也以名不名爲褒貶則非又葉氏夢得曰突何以名疾之也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亦非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不書復歸不與其復也至書名以嘗失位與諸復國同非筆削

所存高閌集穀梁釋○公羊曰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穀梁曰

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後失地例名不可別爲義陸淳辯疑引趙匡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義同鄭突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名

而言釋先儒惟蘇氏轍云書曰歸於某而名自名也書曰釋宋

公而名則以諸侯名之也皆諸侯也而可以相名乎此說亦迂

夫諸侯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於同列者以諸侯而釋

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赴於同列也然則宋公之釋而不

名奈何曰曹襄衛鄭執於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公執於荊楚

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彙纂案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于北燕伯皆不名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僖二十八年夏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

穀梁鄭之名失國也○趙氏方氏郝氏高氏說見失國名總論方氏說又見上總論○衞侯出奔不名復歸名何也出奔未失國託之平叔武也復歸而名嘗失國也 郝懿行說畧○衞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別二君也 牛運震傳○按先儒自文定以下皆謂衞成以爭國爲心殺無罪之弟故名非也

又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失國之辭也 陳傅良後傳○執不名復歸名義與衞侯鄭同 郝懿行說畧○方郝

說見失國名總論方說又見前總論○按文定曰何以名以賂得國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諸儒從之謂衛侯以殺叔武而名曹伯以賂免而名惡不同而貶則一皆泥名字褒貶以爲說者○謂因賂而貶名夫不責受賂之晉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君父以斥名之辱豈理也哉姜炳璋讀左補義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凡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失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拘於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與曹伯負芻同其異者曹成釋於王故不名而書歸自京師衛成釋於晉故名之而書歸于衛一位復而後歸一歸而位始復也高澍然釋經○按文定謂衛侯始歸殺叔武再歸殺公子瑕惡之故再書名以名字爲

褒貶非也趙氏鵬飛謂曹成無罪故不名衛成有惡故名亦非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陸淳微旨引啖助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程子經說 ○奕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爲別曹成之位久定不待書名爲別耳黃震日鈔 ○公羊曰曹伯何以不名不言復歸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按諸侯出奔名所以別二君曹伯負芻雖見執公子喜時不爲君而逃於宋曹內無君故負芻不名與衛叔武在內不立衛侯鄭奔楚不名同也豈難易之謂哉葉夢得公羊傳讞 ○曰歸自京師言天王釋有罪也觀衛侯鄭亦歸自京師而不書自京師則知彼釋於晉而此釋於王也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不待國復已成之爲君

故不名高閌擇經然○愚按孔疏云曹伯無罪不名固非陸氏淳謂負芻罪大王不能治故不名曹伯以法譏王而不罪負芻胡傳因之以爲累乎天王亦非也盖書歸自京師則天王之釋有罪自見非以不名累及也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不名闕文程端學本義○衛侯衎出奔左穀不名者闕文也公羊則名固當以公羊爲正矣及其入于夷儀三傳皆不名安知其非闕文哉何以知之衛侯之入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亦不當名入當名則復亦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爲闕文矣億度穿鑿之辭生於一字之褒貶經之不明良此由也程端學或問○此衎也是年夏會夷儀者剽也衎何以不名下書衛侯衎復歸于衛則入夷儀不名可也夫入櫟名

者後不書鄭伯突復歸于鄭則入櫟名可也或曰突不正故名衎正故不名非也名與不名何足以見正不正或曰名不名從告辭也（郝懿行說略）○衛侯奔不名入夷儀不名者不絕于衛也復歸曰衛侯衎者別也（臧恒啓五測）○按胡傳謂鄭突奪正故入櫟特書名著王法以絕之衛衎失國有歸道焉故不名及復歸乃名之呂氏本中曰入夷儀不名所以正其名復歸名之所以正其失國之罪皆鑿說也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與突衛衎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突篡之則突乃賊也故突入櫟名衎之君國正也孫林父以剽篡之則剽乃賊也故衎入夷儀不名及剽死衎入然後名衎以著其失國論雖通而不如程氏郝氏之允惬程以爲闕文郝以爲省文並可從○又按方氏以不名爲著其正又取劉氏敞說奔而名者兩君之辭

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也剽逐其君而自取之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論亦有理恐未必合於經

襄二十六年春衞侯衎復歸于衞

衞侯歸書名者剽弒衎歸有二君名以別之也黄震日鈔 ○復歸例稱名與衞侯鄭曹伯襄之復歸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夫不改過僅見於右宰穀之臆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乎毛奇齡傳 ○奔君不名則不知其爲何君衞鄭衞衎奔不名者以復歸書名見之也衞衎入夷儀不名復歸名者兩見而卒名之也文定謂其歸國之後失信無刑是以名之 然使衞衎不殺甯喜春秋既書弒其君剽而衞衎不名何以見兩君之名實哉使春秋以殺喜

之故而名衛衎豈不殺喜即宜舉爵以予其搆臣弑君以納已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執當其罪無如曹負芻者而其歸自京師獨未名以是知歸而名者著其嘗失位也使衎之歸不書名則疑於曹負芻之位未絕矣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剽之立也列於諸侯而國人戴之久矣方苞直解 ○按胡傳之謬前人已辨之宋儒皆以衎不足爲君且入不以正遣甯喜行逆故名以罪之並非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成君不名與頓子同與糾捷菑蒯聵異高澍然釋經 ○燕伯何以不名穀梁傳曰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蓋執大夫不目君大夫賤也大夫納君則君不名君尊也不以君之名而予乎大夫也趙鞅納世子蒯聵則名以非君故也或曰燕伯不名正也非也正不正不繫乎名不名朴鼓行說略 ○王氏說見上頓子○按張氏洽

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鉉翁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故其入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皆鑿生議論也方氏從趙說謂燕伯正故不名郝氏駁之是也郝氏獨取穀梁恰得經旨劉氏敞駁穀梁引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以楚陳挐頓可矣何以亦不名不知經書楚人正是大夫非君故亦不名頓子郝說可取而王氏樵諸侯不相名高氏澍然納成君不名之說亦可並存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已滅矣不名則無以别其爲廬與吳也葉夢得傳○稱名比失國之君也此亡公子耳稱侯者爵固其爵也楚不得奪亦不得封也郝敬行說畧○昔絕今續故書爵書名書歸與諸侯奔復執復同昔未君國今始立故不書復歸少異高澍然釋經○趙說見總論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穀梁名失國也○諸侯復國例書名葉酉究遺

○諸侯滅同姓名駁辨

僖二十五年春衞侯燬滅邢

舊說左同姓也故名○公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穀梁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春秋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衞衞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者其情異矣故春秋原情定罪衞燬獨名若荆楚則僭號稱王於滅夔乎何誅胡傳○滅人之國春

秋之所惡也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兩君皆出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豈得與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見貶而衛侯燬名劉敞傳

駁辨 黎氏曰因下文燬卒致誤爾謂滅同姓名虞滅虢晉滅虞楚滅夔何以不名且書滅惡已著安用更書名呂大圭或問○按此則趙氏朱子說實本黎氏○滅國未有名者滅同姓如晉滅虞虢無道甚矣而不名此條趙氏木訥謂下文書衛侯燬卒此以連文之故傳錄誤也此說爲然家鉉翁詳說○下有衛侯燬卒之文以類誤耳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桓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可也而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

衞蓋危矣衞固無以制狄故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雖然謀則善矣其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於今書邢衞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衞衞亦豈宜從而遂滅之哉若曰滅同姓而著其名則是春秋用法不原情而徒以同姓爲輕重矣故曰書名以滅文之誤也趙鵬飛經筌○三傳皆謂滅同姓故名夫異姓之不可滅猶同姓之不可滅爾況晉滅虢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而未嘗名也苟以爲惡衞侯而名之則晉齊楚皆無惡乎黃仲炎通說○三傳皆謂滅同姓名至於晉滅虞楚滅夔不名又謂例有常有變何其支吾也湛若水正傳○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衞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此說有理家鉉翁○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衞侯燬傳遂有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二十六年經書楚子滅夔注

云同姓或以爲待夷狄之禮故不名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則下陽虢也虞虢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皆不名何也若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貪璧以易虢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羣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經有闕文又有羨文先仲氏曰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羨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則由下之衛侯燬而羨之者也此確論也毛奇齡傳○滅國之罪豈以同姓不同姓爲輕重哉虞貪璧馬胡傳遂以晉滅同姓爲可末減亦失於義理之衡矣此嘗以朱子所云下書燬卒傳寫因誤爲是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葉氏夢得辨傳說而又以書名爲

蛛誘滅與楚子虔同例是亦泥一字泥傳以說經者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書說 胡傳見上條

駁辨 義見前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書說 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楚之體也 胡傳 ○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杜注 ○不名楚子以爲人楚子甚於名楚子也 蘇轍集解 ○滅同姓名楚頵之名非遇弑未登於春秋故滅夔不名 陳傅良後傳 ○不名者蓋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名之 彙纂 朱

駁辨 杜解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且夔不祀祝融鬻熊禮也非罪也 劉敞權衡 ○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

虞疑者以為義文蓋以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夔皆滅同姓未嘗書名楚誘殺戎蠻子亦不書名也然春秋書衛滅邢雖不書名而滅同姓之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猶夏之惡著矣不以書名而罪增不以不書名而罪減雖謂之羨文可也顧棟高大事表綱領篇 ○顧說又見前失地門總論○陳氏泥於滅同姓不名之說以為楚子名未登春秋故略之夫以略之之故而貸其滅同姓之罪失其義矣然則何不書楚滅夔以示名不登於春秋之義邪如謂嘗稱楚子此復人之以示義則滅遂書齊人又何義邪衛侯燬滅邢傳寫之誤春秋無此義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王氏謂齊滅同姓不名者萊居東鄙事在所略此泥衛燬之文也燬名傳寫之誤春秋無滅同姓貶名之義如晉滅虞虢不書

又何義而沒其事以滅其罪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義又見上滅邢

○諸侯相殺名不名駁辨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舊說公羊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兩罪之故兩名之陸淳微旨○虔心欲圖蔡不為討賊舉也而又詐誘執殺肆行無道流毒於後傾危成俗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故聖人深惡而名之胡傳○蔡般弒逆雖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况楚子志在滅蔡乎故兩斥其名以見其罪同高閌集注○楚子名者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故罪之其自相殺則不名趙汸集傳○蔡般大惡誅之是也而楚子志滅蔡非志討賊其殺般亦利其國而託於義耳既利之而復以為名春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羊雖大逆如

般亦不受誅所以奪其託義而懲貪詐正人心也至誘殺雖行詭道果志討賊而非利得國春秋何譏焉高澍然釋經

駁辨　公羊非也邾人用鄫子楚人用蔡世子至惡也而未嘗名何獨於此貶之朴鄉呂氏曰楚子名衍程端學春秋辨疑○經就事直書其深惡痛絕固不得言但書楚子名例所不解杜氏謂從蔡所告則此時蔡人嘗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詐者即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辜大抵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子戕鄫子于鄫其事原無可考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用之者爲宋襄爲邾君亦俱無明徵因略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殺戎蠻子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

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淺卑非敵體之例而
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為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
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即可以立例者或謂蔡侯般曾
弒父宜討而虔又弒君之賊故兩名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
恒例也且弒逆大事何得於是時附討之毛奇齡傳○虔名益衍文
或曰背臾惡之非也惡其誘乎楚子誘戎蠻子何以不名惡其
殺乎邾人用鄫子何以不名郝懿行說畧○愚按呂氏郝氏說是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舊說公羊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楚子不名以
立其子也孔疏引賈逵○前日楚虔殺蔡侯書名而此不名蓋以夷
狄而誘中國與夷狄而誘夷狄固異也趙鵬飛經筌

駁辨此亦誘殺楚子不名則知名者衍文也蠻子不名不知其名

闕之也郝懿行說畧○高氏澍然曰誘殺同蔡般而楚子不名知名者特文不名者違例晉執戎蠻亦書名而殺反不名又知名者違例不名者史失之按高氏以戎蠻子不名爲史闕文則安見前楚子虔名非史衍文乎公羊舊義究嫌一字褒貶之繫○戎蠻子與蔡般同被誘殺或名或不名從赴也胡氏曰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罪之輕重差矣繫也義係於誘不在名不名徐學謨春秋億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讀說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胡傳隱元年○附庸之君名介葛盧郳黎來以未爵命於天子不得從五等邦君例稱爵而從卿大夫例稱名大者稱字邾本附庸至儀父强大比於列國魯人嘉其來盟不以名命之肅者宋

一一二

附庸叔者其君之字邂逅朝公亦不以名命之故稱字趙汸屬辭辭從主人篇

辨駁春秋之初小國之君常稱名而其後乃稱爵猶成宣以前列國卿大夫常稱人而其後卿以名見也穀鄧國小而遠故視之如邾儀父郳黎來之屬而書名桓十五年邾牟葛來朝君也而稱人則穀鄧之書名不足異也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傳以儀父爲字黎來葛盧爲名而有所差別非也經所書齊侯祿父箕鄭父儀行父皆名無以知儀父之獨爲字也且以平邾之傳考之邾與郳介邪也而強爲差別可乎方苞通論○胡氏曰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以名字分中國夷狄無據且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分儀父黎來爲中國夷狄豈不可怪毛奇齡傳隱元年

愚按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說本公羊公羊說及非邾夷狄號門總論 先儒或本此立說則邾儀父邾人邾子克先字後人後名豈其國忽削地忽加地邪是亦因稱字稱人稱名之例而誤者也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桓十七年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三傳並見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以爲同盟故書遂以儀父爲字耳不知儀父亦名也與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以父爲名同未得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卒時不書至其嗣君克以王命爲子故書卒耳 陸淳辨疑引趙匡 ○邾本魯附庸附庸國小爵秩僅當大國大夫故書名侵伐則言人齊霸後屢從桓公始加子爵而別爲一國 孫覺經解 ○儀父名也微國之君未王命例不書爵而名介葛盧郳黎來是也且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宰咺石尙皆元士而名

之則附庸之君未王命而書名者葢其宜也傳乃謂始與公盟褒而字之則桓公與儀父盟又何以褒之邪崔子方經解○隱之元年能與魯盟則儀父在位固已久矣至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又四十五年矣據此決非一人也左氏以儀父之卒不見於春秋遂以克爲儀父非也又莊十六年○三傳以儀父爲字非也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儀父名也黃仲炎通說○愚按黃氏以爲邾大夫任政者亦無據程積齋本義引戴氏銓說與黃同四庫提要朱睦㮮五經稽疑條下駁之○先儒據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以儀父爲字克爲名不知小國諸侯之卒不見於魯史者多矣益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方苞直解○儀父名也從黎氏錯說附庸邾介之君皆名知儀父亦名也蔡侯考父衞侯祿父稱父非字知儀父亦非字也何以名未爵也尚詁然釋經○儀父名也時爲附庸故稱名後爲諸侯故稱爵郝懿行說畧○

愚按三傳既誤以儀父爲邾子克之字又謂附庸例稱名以書字爲褒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劉氏敞云諸侯妄盟何貴之有李氏廉云首開私盟之端何善足褒蕭氏楚云尋盟始於此乃取貴於春秋耶以爲褒則盟雖亦美之耶所辨是已而猶取程子胡傳書字之說泥定是字則不知春秋無書字之法也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或以爲貶朝桓而名或以爲失地而名夫桓誠弒逆之人也然中國之諸侯既與爲會盟矣何責於穀鄧之小國乎攷春秋夷狄之附庸皆書名蓋因夷狄附庸之例也以夷狄附庸之例名之則卑而遠故也呂大圭或問○以名書者趙子曰用外裔禮也二國屬楚故也左氏曰賤之若但以僻小而賤之則强大者可貴豈春秋法歟孫覺經解○國遠近楚故魯人視之如介葛盧邾黎來

而以名書傳謂失地故名非也失地之君不可言朝先儒謂貶
朝桓而名亦非也朝桓不名者多不宜同罪異罰方苞直解○穀鄧
在南地屬衡岳密邇於荊皆荊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
聘荊稱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耳惠士奇春秋說○附庸之君來朝
稱名介葛盧郳黎來是也不知其名則人之邾牟葛是也其有
爵者稱爵穀鄧是也有爵豈復附庸乎春秋時有之也鄫子子
也而鄫請屬之滕侯侯也而宋請屬之是附庸於宋鄫也穀鄧
近楚蓋是楚之附庸竊疑遠夷不嫻禮文自以其名相通鄫史
因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爾傳曰失地故名非也失地當言來
奔不當言來朝或曰貶稱名非也滕子杞侯朝桓何以不名郝敬
行說畧○高氏澍然說見諸侯失地書名駁辨門
桓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附庸之君特見則名蔑之盟是也衆見書人郳犂來來朝是也蕭專見則名衆見則人以別於有爵者先儒以爲貶朝桓而滕則爵之穀鄧則名之此則人之春秋不若是之紛也高閌然釋經本年及隱五年○此三國之君也何以稱人附庸之君名之不名者史失其名也凡稱人稱名或便文無義例杜預謂附庸之世子降而稱人非也附庸雖君恒稱人郳黎行說畧○蔑之盟稱邾儀父三傳皆以爲未命爵故不書爵旣云未爵命不得書邾子此條如仍稱儀父則未必犂來皆有名可舉故舊史於公會稱人而明年盟進仍稱儀父也如以稱人爲貶僖元年會檉諸侯皆舉爵而邾獨稱人豈諸侯皆無貶而獨貶邾邾豈大國皆君而邾敢以大夫與會邪則邾未爵命不稱子明矣至晉文列邾於溫之會而稱子必晉文請而爵之故自此終春秋會盟書子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羊云卑之稱人何休謂以朝桓卑之果爾則桓二年何以書滕子紀侯來朝 程端學辨疑引陳岳

○愚按劉氏敞陳氏傅良諸儒以爲貶者皆非杜注以爲附庸世子則杜氏諤辨之曰安有三國同遣世子邪是也吳氏澂謂牟葛夷國其君稱人邾附庸當稱名以偕夷國旅見亦降從其稱牟葛之爲夷無據且以一國降從二國必無是理方氏苞謂儀父前稱名今與牟葛俱稱人桓公惡其伐而不服久而後至故史承其意而卑之以一國累及二國亦豈有是事說亦鑿

莊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左公穀孔疏見未王命不爵門○案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 張洽集注 ○附庸之君春秋例以名書以其爵秩裁能當大國之大夫春秋諸侯大夫例書名故附庸未有爵命

者亦稱名桓十七年盟趡書邾儀父是也郳是後從霸者征伐
齊桓請王命加郳以子爵始目爲小邾子自稱子之後遂不復
稱郳春秋亦不見其名也孫覺經解○邾郳皆附庸小國儀父似字
傳者以爲貴之書字黎來似名說者以爲微之故名儀父初無
可書之善黎來亦無可名之惡皆以名字臆測强生褒貶家鉉翁詳說
○郳黎來書名三傳說同胡傳別自立義比於介葛盧揆以
宋仲幾語不合彙纂案○邾郳後並進爵稱子是時無爵故皆名徵左穀
而既爵之後郳更號小邾亦所以榮朝命也高澍然釋經○愚
按孫氏復謂附庸例書字此以微陋賤之而名劉氏敞以生名
爲貶蕭氏楚曰附庸之君比天子大夫稱字郳以僻陋比之列
國大夫稱名並非也春秋無書字之法天子大夫亦稱名也
莊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叔蕭君名杜注○蕭宋附庸叔其君名也釋例云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此說是也鄭說行說略○按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爲名而劉氏敞駁之乃從胡傳中國附庸稱字之例非也孔疏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爲附庸恐春秋之初無諸侯專封之事○又按方氏高氏以稱叔爲蕭君之弟承國者非蕭君也於經書叔季書法合論亦通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葛盧介君名杜注○按三十年介人侵蕭徐彥公羊疏謂來朝稱名今稱人者退之也非也應添夷狄書人門張氏說

○諸侯命大夫書字駁辨

舊說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不名穀梁莊元年傳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范注○列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歸國者皆書氏書字同於王大夫如會單伯鄭祭仲陳女叔是也陸淳纂例

駁辨女叔二傳以爲字惟劉敞以爲名是也穀梁以爲命大夫不名非命大夫則名若以女叔爲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衛來聘之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皆稱其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左氏以爲嘉之故不名然諸侯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也然則女叔之爲名也審矣宋人執鄭祭仲傳者皆以爲天子命大夫也惟潁濱蘇氏以爲且方名其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故祭仲名也非字也女叔亦名也非字也呂大圭或問莊二十五年

先儒稱列國命大夫止會單伯宋祭仲陳女叔然二百四十年無止三命大夫之理卽以魯言之以三家之强豈皆不屑王命而獨命單

伯如叔孫豹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豈其不命而不獲稱字齊國高稱天子二守而高傒高固高无咎高厚高止高偃高發高張國歸父國佐國夏國弱國書皆名而不字何也杜氏范氏皆謂祭氏仲名獨公羊以爲不名賢其知權也此大謬不通之說胡氏知其不通而變其說以爲命大夫而不名所以大祭仲之罪亦屬無理則命大夫稱字之例非也 應撝謙集解

穀梁謂命大夫不名案春秋命大夫者皆名無不名之例也 陶正靖春秋說

方氏苞論列國命卿書行次說見書名書字駁辨總論

桓十一年秋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 杜注 ○公羊曰祭仲不名賢其知權也以出君爲知權亂之道也 蘇轍集解 ○宋公以諸侯之尊爲詭賊以脅人祭仲以國相爲弑逐以從賊其罪自不可掩不在乎泥一字以爲說也公

羊以不名祭仲爲褒因謬胡氏又以不名祭仲爲貴命卿以大祭仲之罪而聖經之義反隱矣灌若水正傳彙○祭仲不能執義守節因宋劫而立突又因雍糾之故致突出奔鄭爲之不靖者數世而以知權貴之謬矣俞汝言四傳糾正○胡氏以仲爲命大夫稱字按列國命大夫未有書字如齊國高爲天子之二守而國歸父高傒俱不字何獨於祭仲字之徐庭垣管窺○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與孔父仇牧君臣連稱並同未有名君於後而字臣於前者自公羊誤認作字遂有斥突賢仲之解夫祭仲足可稱祭足亦可稱祭仲猶吳季札可稱吳季亦可稱吳札也據見於傳文者祭仲祭足兩得分稱毛奇齡傳○有稱祭仲見隱元年傳有稱祭足見隱三年傳有稱祭仲足見桓五年傳杜注足卽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邵瑛杜規持平○祭仲鄭之命卿也春秋書命卿以伯仲繫

氏不名別於諸卿之未命者而其人之賢否不存乎此高澍然釋經○仲名也釋例云伯仲叔季古今亦有以爲名者此說是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郝懿行說畧○愚按以仲爲名爲行次均可通公穀立褒書字貶書人之例以爲賢祭仲之知權而不名惡宋公之脅鄭而不爵泥一字以爲說非矣諸儒或駁公羊賢仲不名之說而又謂不名者貴命卿以大祭仲之罪胡安國或云仲專廢置褒貶名號不足盡意則仍從其恒稱不名陳傅良亦仍泥書字之說也夫經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即其事可以見其義奚待以書字書人爲貶哉況春秋無書字之法也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公穀單伯者何吾大夫命于天子者也按穀梁曰命大夫不名義可通范注以伯爲字

則春秋無書字之法○單伯會命卿從公穀以伯仲繫氏與鄭祭仲陳女叔同而文之世再見單伯則世命卿也高澍然釋經○按當從方氏說伯是行次○單伯亦名也據祭仲蕭叔伯糾皆名可知郝懿行說畧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

義同上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案聘者常事爾有何可嘉陸淳辨疑引啖助○女叔命大夫也公羊注以爲敬老而書字非也李廉會通○原仲女叔爲名爲字有不容辨以是爲褒貶則鑿矣家鉉翁詳說○劉氏曰名也程端學本義○女氏也以伯仲繫氏與祭仲單伯同從穀梁春秋之初諸侯之卿尚多命于天子者其見經者三非止于三也高澍然釋經○女氏叔名郝懿行說畧

○按啖氏駁左傳季氏駁公羊是矣而仍以叔爲字則非以爲書字之誤自杜注始而杜氏不知與注祭仲已自相矛盾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舊說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胡傳莊三年）○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辭也無貶即賢之也蔡季等繫國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繫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李廉會通宣十七年）○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季子之來歸皆書字以貴之（又見桓十七年）

駁辨蔡叔許叔蕭叔此三叔者三家多不言其義惟許叔爲許莊公之弟見於左氏杜預范甯皆謂蔡叔爲大夫而以叔爲名何休以蔡叔爲蔡侯貶而從字例許叔穀梁謂許之貴者何休謂春秋前失爵從字例蕭叔杜預謂以叔爲名穀梁謂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此皆不明先王之制而妄意之也古者天子之子稱王子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孫稱公孫王子王孫公子公孫皆氏爲大夫然後得以其氏見經則王子瑕王子朝與凡以公子公孫見者是也若天子與諸侯之叔父出封爲侯伯或附庸或有食邑者不可槩曰王子公孫周法伯仲季之外皆稱叔故文王之弟號仲其次爲虢叔而武王以伯邑考爲兄則武王爲仲其次自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康叔曹叔皆爲叔而其末惟聃季一人而已許叔爲莊公之弟鄭伯封之許西偏爲許附庸則蕭叔蔡叔者非弟而有封邑者歟葉夢得春秋攷 ○杜氏以伯仲叔

季皆字書字皆褒此以加於紀季蔡季許叔可也他如蕭叔朝公何以書叔宋人執鄭祭仲何以書仲杜氏又云叔與仲皆名然則紀季蔡季許叔何以見其獨為字乎方望溪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肸宋子哀皆名也可云斬盡葛藤矣（顧棟高大事表偶筆）〇愚按杜孔以為褒書字李氏以為不貶者例當書字皆不知春秋本無書字之法也（辨見另篇）以伯仲叔季稱者當從方氏行次之說（見不書兄弟門蔡叔條下）凡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貶則書弟兄不貶則書字褒貶穿鑿衆說皆非

桓十一年　蔡叔

愚按孫氏復謂諸侯之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蔡叔蔡季許叔紀季是也陸氏佃曰以國連字者與君一體也以叔季為字不如方氏以為行次之當穀梁杜預皆以叔為名謂是蔡大夫未命故名毛氏奇齡從之亦不及方說

桓十五年　許叔

先儒謂許叔能復其宗社賢而字之不思叔遁佃於外十五年不能復仇今幸鄭之亂乘間入國何以謂之賢哉鄭莊吞噬許國身後二子爭國許叔因其亂而後還舊都亦可以見有天道也春秋紀事爲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王錫桓公命是寵簒逆而書榮叔宋公陳侯蔡叔盟折是以臣敵君豈皆賢而字之邪朱子謂春秋非字字皆有義者此類是也黃仲炎通說　○前三國入許書入不書滅則許固未嘗滅也許叔因亂入許社稷亡而復存方其居許東偏以伺鄭釁觀變待時相機乘勢不藉外援克復舊土不可謂非許叔之謀勇也使其無有爲之志又失可爲之時太岳之裔其不祀矣而猶罪其國亂竊入非復國之義何哉但許莊奔衛而經不書奔衞之後存亡莫考豈無嫡嗣或

庶子生存者乎方許之亡也許叔甘心受鄭之撫存及鄭之亂也許叔則幸其災禍乘其危急而因以為利則知春秋未必賢之也特以紀許所以有君有國之實耳故書許叔者以著非許之故君亦非許君之嗣子不得比於蔡盧陳吳之稱爵也書入者祇若許原有國而叔自入之以著前之所以不書滅許莊之所以不書奔而許之故土尚存亦不得比於蔡盧陳吳之書復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叔非字也以行次稱示當復國而以承立之辭與之也否則反國之辭書入者宜書爵為公子爭國之辭宜書名高澍然釋經 ○愚按杜注云許人嘉之以字告孔疏謂與小白陽生入國稱名異故曰嘉之以字告陸氏淳孫氏覺葉氏夢得諸儒盡宗其說以為有興復之美故書字陳氏傅良謂凡入皆譏此書字所以別有罪皆泥於以叔季為字也

桓十七年　蔡季

愚按自公穀何休范甯以下先儒衆說無不以季爲字以蔡季爲讓國以書字爲褒其讓國謂春秋入國者或爭奪爲謀或國人不順惟季潔身遠禍以道而去聞召復國以禮而歸故鄭夾嘗亦陳黃楚比皆名而季之書字獨貴於春秋其誤皆由於以一字褒貶說春秋又誤以季與獻舞爲二人繫牛事論竟成故實豈知春秋並無以一字爲褒貶之義並無書字之例讓國之事於經無徵季即獻舞杜注所見甚確得方氏苞高氏澍然承國以行次書之論而益確然不可易舊說宜掃盡矣○蔡季讓國三傳未詳說經者皆以稱字爲賢然伯夷叔齊太伯仲雍之讓去而不返而後中子季歷以安今封人之存也而季辟亡也而季歸嫌疑之間非讓國者所宜處也蔡季始末不可詳季之

復國於國亦不見有內亂而先不得其所以讓之道也顧謂春秋賢之哉張自超宗旨辨義 ○方氏高氏說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

莊三年　紀季

賢之歟曰非也王政不行小弱無庇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强暴蓋亦不得已焉耳閔之也未見有可賢之實也御纂直解 ○方氏高氏說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 ○此紀侯弟也諸侯之弟類以伯叔季稱鄭文蘭辨義 ○愚按自公羊傳及左氏杜注穀梁范注均云賢之書字先儒並宗之謂季保存宗廟先祀不廢故予之也其以爲未嘗褒者則謂貶者書名不貶者書字季非叛也不貶而例書其字耳不書奔叛不書名非罪也與於宋辰秦鍼邾庶其莒牟夷之類也此胡安國李廉說張自超亦從之舊說雖不同而皆誤於一字褒貶以季爲字之穿鑿得方高卓論衆喙可息矣

莊二十三年 蕭叔

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

公子大夫書字不名數辨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稱季子者朱子以爲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說最合如書仲孫高子司馬華孫之類皆可通矣若以爲春秋嘉之而書季子嘉其能討賊邪則哀姜慶父如故也嘉其能已亂邪則閔公再弒也何賢乎季友而嘉之哉夫友豈不知慶父將爲難不與國之卿大夫護嗣君而逐亂人失於計矣不能消難於未萌難作而出奔謂之賢而能斷不可也蓋書公子友來歸於般弒之後閔弒之前則混於慶父之出入而無以定弒君之主名如并來

歸別而不書則友之立僖公以定魯隱而不著故仍舊史書季子以示別而情事可以推而得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張誼黎看外臣書來門齊仲孫來○季子高子仲孫皆舊史之文皆魯人喜其事重其人而不名先儒謂孔子賢之非也季友之名非若高子仲孫之無考也而孔子不正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內卿之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外卿之或氏或不氏皆舊氏之文也惟明知季子之名而不正然後知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宋華孫司城司馬不當名而名如宰咺宰糾皆舊史之文而非有與法也方苞直解○大夫公子亦有稱子者其在大夫與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與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毛奇齡傳○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後不恒書季子者其帥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則名也孔廣森公羊廣義○牙及慶父皆書公子矣若書

公子友與彼何別哉故別其稱陳選鶴紀疑○愚按左氏曰季子來歸嘉之也傳意卽魯人喜慰之情並未云嘉而字之也杜注爲此說而孔疏解之但云季是字國人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是孔解杜義非以賢而書字亦非聖筆特文也後儒誤會杜注而公穀二傳又曰其曰季子賢也貴之也先儒多宗其說謂莊公薨子般弑慶父未討國家方危公子友賢而在外魯盟落姑請復之以安社稷欲著其賢故不書其奔而特稱其字異其文以嘉之皆泥於書字例褒貶例也朱子云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邪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張氏方氏說正與朱子合

又　冬齊仲孫來

仲孫歡親魯而高子卒來盟魯人懷其德高其義故與高子同

不書名春秋因之以著情實若以爲春秋特文則季子高子之不名爲賢而仲孫之不名爲譏義無所處矣日講解義○魯人重之故舊史不書名至孔子修春秋則名無可徵而事不可削故仍其舊方苞直解○據傳仲孫名湫此不書名字而書仲孫以史例原有書某氏子某氏孫一例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毛奇齡傳○張氏自超說見外臣書來門○外臣來聘來盟來乞師書名爲其接乎我君也君前臣名外臣猶內也仲孫以省難來非有聘問交接之禮故不書名異時高子來盟國無君矣所盟者諸大夫也主人不以名見則客亦不稱名禮之稱也陶正靖春秋說○愚按左氏傳書曰仲孫嘉之也先儒從之或曰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行方伯之義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

以雖譏仲孫而仍書字不名以為猶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或曰齊桓使覘國非有省難恤鄰之實心故不稱使仲孫秉義據正導其君於善以存魯故嘉之不名是皆以傳說經者也趙氏汸謂魯閔公幼不見公不名吳氏澂謂以兩臣之禮相見而不見君故不名陶說本之論亦通而不如方氏張氏之說為協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侯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為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絕之義庶矣乃命高子一來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內倚成風屬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官之盟專廢置之權說者謂侯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以著其善者過矣

蓋魯人當危疑之際幸侯來盟以自安故書之曰高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爲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程端學本義引胡氏韓氏）○稱高子者魯人喜之辭（從公）而舊史因之也（從朱）子季子高子一時皆異其稱故知爲魯人之情春秋因舊史以著事實（高閌然釋經）○高國齊世卿齊人尊之皆以子稱猶詩之稱尹氏也魯人喜其來盟舊史即以齊人尊之之稱載於冊書耳（方苞直解）○張氏自超說見外臣不書使門○按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穀梁曰其曰高子貴之也傳意即言魯人當日喜而稱之之情舊史即從魯人之情書之如程氏方氏高氏張氏所論是也程子云有安危存亡之功特書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胡傳云稱子賢之也平魯難定僖公特書高子以著其善則似聖筆特改不知舊史無名聖人不能增也趙吳兩說與上條同

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公羊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其曰子哀失之也○杜氏以子哀爲字強求其可貴諸儒從之謂奔亡之美無過子哀愚竊惑焉宋亂作矣子哀若不在其位無官守言責潔身而去可也既爲卿矣臨難自免爲臣不忠罪莫大焉而以爲貴而不名豈春秋垂法之旨哉公穀二傳皆以爲失其氏族無可考置不論後儒不必強爲之說家鉉翁詳說○左氏謂書字貴之諸家皆主其說獨家氏謂臨難自免未有可貴持議甚正彙纂○書宋殺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又書子哀來奔以著宋昭之所以見弒也子哀之是字非字原不必論若以昭公欲用子哀爲卿是猶能知子哀之賢而用之未爲無道之甚也以子哀之賢因昭公有知人之明起而輔其不逮匡正其失以靖國人豈非宋之幸

哉見幾而作潔身以去未必春秋急子之也如以爲春秋予其奔而稱字則華耦來盟不名而字氏亦春秋予之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傳謂子哀書字爲貴之非也子哀名也古有以子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春秋無以字書者方苞直解

○子哀名也從家氏說與子奕同左傳以爲字並司城來奔皆曰貴之夫同一宋卿同一事宋昭同一來奔同一貴之而忽以官忽以字一何紛也高澍然釋經

○愚按左氏傳云高哀曰宋子哀貴之也杜注因云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先儒多主之稱其見幾而作明哲保身能貴愛其身以存道家氏張氏辨之詳矣方氏高氏斷以子哀爲名引古人以子某名爲證直截確當可破書字書名之鑿說矣至黎氏錞以爲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不知子例乃世子未誓之稱子糾乃在喪之稱擬似非倫孫氏復以子爲宋

姓哀爲名不知諸侯同姓之臣稱公子公孫異姓之臣稱氏從國姓者惟婦人則然所見尤疎謬趙氏鵬飛已譏之矣

文十五年秋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云華耦

書司馬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世執兵柄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之類不書名意在因族以見義不繫於名也不言使自請之也華耦蓋與穆襄之族黨公子鮑豫結諸侯疑子哀在魯或聞其好故因是來盟其專行無君與屈完高子之來盟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以事實具見於前後也屈完來盟而楚帖高子來盟而魯定華孫來盟而昭公弒其迹固較然異矣 日講解義 ○文定每以春秋書字爲褒於華孫義不可通則又以爲義不係乎名然則此之不名義不係乎名則彼之書字又何以見其義係乎字哉故當以不稱君命不持國書爲史原不稱名爲是也 張自

超宗朱辨義 ○愚按方氏直解謂魯人以爲敏而貴之舊史不稱其名猶齊之仲孫高子也按仲孫高子爲定魯難而來國人自有喜慰之情華孫乃爲宋事結納外援而至情事各别且其禮節之敏有何足貴此亦誤以傳說經也張氏辨說爲協 日講亦義所見尤卓並宜忝看宋大夫書官門諸說

○書死難君前臣名

桓二年春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春秋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宋公茲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皆是名則孔父亦名也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葢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孔疏 ○穀梁臣死君不忍稱其名孔氏父字也或曰爲祖諱也非也趙氏匡曰孔父是史冊所書何關君之不忍春秋非夫子家傳安得諱

劉敞權衡 ○君前臣名也杜云孔父內不能治其家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故衆稱名非也春秋雖以字爲褒然已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也 又 ○穀梁以孔父爲字趙氏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爲名杜預因爲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君前臣名之說最爲精當故程子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 彙纂 ○公羊得表章死節之義杜注左氏誤於名字之例鑿生議論誣屈忠節謬矣 家鉉翁詳說 ○穀梁於孔父曰爲孔子祖諱稱字於宋殺其大夫僖二十五日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謬甚 俞汝言四傳糾正 ○孔疏歷引春秋之世以父爲名者確有證據劉氏之義尤精如桓八年來聘之家父與幽王時作詩之家父亦是名而非字節南山詩自謂家父作誦豈有不自稱其名者乎則父之爲名益信 顧棟高大事表 ○父與甫通傳稱孔父嘉孔父之字嘉猶唐杜

甫之字美朱鶴瑛畧記 ○以父爲字不然也死未有不書名者諸侯卒書名況大夫乎應撝謙集解 ○焦氏李氏說見書弑門 ○愚按高氏澍然以孔父爲字引大夫旣歿稱字之文謂殤之弑孔父先死故從旣歿之辭此從傳立說而攷之經則與仇牧荀息無異文故仍從諸家 ○又按牛氏空山謂孔父二字皆是字非氏孔字父也其稱孔氏者自其得氏之後追稱之引華父督之稱華氏爲孔父是字之證引孔氏之先弗父何弗父字何名爲孔父字嘉名之證又謂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本未有稱字者大夫則有稱名稱字之異君臣不嫌各從其例以辨名君不可字臣之說雖有根據然終以正義以經證經爲確

莊十二年秋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書弑君及其大夫者三人皆錄死節也杜氏以名字爲褒貶乃

曰仇牧不能豫警而遇盜無善可襃是以書名死君之難而曰無善可襃其誤甚矣傳注每因書名而求其書名之故曲爲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書字之故曲爲說以襃之其病甚大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劉氏之義正矣家鉉翁詳說 ○焦氏說見書弒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焦氏說見書弒門 ○按杜注荀息從君于昏故名謬與孔父仇牧同諸儒謂春秋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亦非

○小國大夫不名專則名以事接我則名有故則名

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穀梁昭二十七年范注

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高閌集注僖元年

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以事接我則書胡傳襄二十一年 ○按胡傳又云莒慶以大夫郎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

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此則横生議論辨說見下

公穀云曹莒無大夫高鄄孫氏以爲小國之大夫當大國之士春秋士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不名又以爲事係懲勸法當書名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雖賤而名之其說非也莒慶莒挐曹公子首何係懲勸而名之邪蓋小國之事不詳其同會盟從侵伐而稱人者其人非如大國大夫世卿用事專國交鄰不足以詳故不名也不然楚嘗與邾莒同顧以知莒之大夫當楚之士邪曹與鄭同爲伯爵鄭大夫屢見於經而顧賤曹大夫而黜之邪如諸儒之說是春秋之於諸侯不以周爵爲大小而以强弱爲大小矣豈不害義之甚 張自超宗朱辨義

小國大夫會盟侵伐無以名見者其事接於魯不得不名亦無以氏見者觀此則舊史以意爲詳畧而非有典法審矣 方苞直解 襄二十三年

專則書名高氏說見下僖二十五年

隱二年秋紀履緰來逆女

小國之大夫不書裂繻來逆女則書以其接我也蘇轍集解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條下 ○謹按 四庫提要辨程端學本義之說曰此自直書其事無褒貶端學謂非命卿紀不當使逆曾不當轟其逆夫履緰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高氏閱說見前○公羊云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按春秋非以譏貶書名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高氏閱說見前總論○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就令非卿但是主

將亦當書也劉敞權衡○公羊曰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此莒挐死於敵之辭非爲季子言何大之有葉夢得公羊傳讞○凡不命之卿事接於魯及執殺奔放皆書之莒慶鄭宛之類是也陸淳辨疑○愚按傳所云挐非卿以魯獲故書之此即以事接我則名之義耳陸氏辨之謂于獲劉生義似誤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春秋小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以魯婚姻主平二國著其專故名之凡大夫專皆名高澍然釋經○莒慶魯壻故因衛成公爲平來盟汪克寬纂疏○趙氏高氏說見內特盟門又見書人門小國卿大夫稱人總論○愚按穀梁曰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此即以事接我則名之義耳劉氏敞辨之過矣

成二年夏曹公子首會戰鞌

高氏說見書人門小國卿大夫書人總論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牟夷黑肱者邾莒之大夫也惟大夫得食采邑故以邑奔非大夫不得以邑奔矣左氏以爲庶其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妄也春秋非大夫不名黃仲炎通說○小國大夫不名而以地來奔則其事不得不名左傳公羊傳以爲重地胡傳以爲謹之皆非也非重地與謹之將不目其人乎不目其人辭將何以屬乎方苞直解○小國之卿專事則名春秋達例也傳以爲重地則邾畀我邾快非以地奔而名不可通矣高澍然釋經○愚按以利相接及竊邑叛君之罪不貶而自見其義未嘗不著於春秋而傳云重地先儒曰謹之則謂因是書名誠有如諸說所辨者矣

襄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是庶其之黨來奔故書杜注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義同邾庶其左氏曰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穀曰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非畀也○莒大夫以邑來奔不書其人則不知其爲何人故書其名耳且小國一卿其有大夫可知也豈爲尊地而始書名程端學三傳辨疑○左氏以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爲三叛人書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莒有慶有挐邾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謂而亦名也葉夢得左傳讞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昭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義同畀我○公羊曰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夫小國近者多矣而獨書快邪程端學三傳辨疑引陳岳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大夫也不書邾闕文杜注○按左氏曰賤而書名重地也非也辨見前○左氏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趙子曰據例兩下相殺非大夫卽書盜於例既不合書名左氏謂齊豹求名不與其名而書爲盜豈諸相殺書名者皆是與其名乎且據傳豹是怒縶而殺之凡殺人者皆懷怨爲亂耳何得有求名之義乎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何言欲蓋也妄說可怪陸淳辨疑○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夫黑肱大夫不得爲賤春秋書名並無畧賤之例卽邾快亦以賤書名又初非以地來也牛運震傳○左氏賤而必書以懲不義之說非也

孔子於此亦屬辭之常體耳竊邑出奔此一人之事而國人不與其罪也苟書邾人以漆閭丘邾人以濫得乎其人已接於魯矣又不得書之曰盜然則非書其名無以書也叛人者固當爲盜齊豹曰盜三叛人名皆史體耳彼忍爲不義者豈因名與不名而有所懲懼哉姚鼐經說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宣八年書仲遂卒于垂 蓋季友

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於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當云季行父季宿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

非也大抵宋儒好横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傅會影響後儒以其近正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向不氏曰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季孫不可以孫而强誣其祖襄二十三年外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門氏杜於仲嬰齊卒註云嬰齊襄仲子宜十八年逐東門氏旣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顧棟高大夫無生而賜氏論○案文定之說本於劉炫杜註孔疏云季是字友是名猶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謂與仲遂皆生而賜族非也公穀二傳與杜孔畧同則劉與文定之說爲無據又襄二十三年盟東門遂註云襄仲居東門故曰東

門氏若果生而賜爲仲氏豈復與其所居之地乎又姓氏表論○愚按胡傳於季友仲遂皆以爲生而賜氏於叔肸則極辨其非以肸非貴戚用事之卿也彙纂則云肸卒後其子嬰齊卽師師厥後世爲大夫葢肸不受祿宣公加恩于其子疑賜氏之說未可斷以爲必無近儒萬氏澍然亦以肸爲生而賜氏其實非也以顧氏之論仲遂者論叔肸若使已賜之爲叔氏則其子嬰齊當稱叔嬰齊不當更稱公孫嬰齊矣夫肸不受祿宣公加恩於其子用爲大夫誠然矣惟嬰齊用爲大夫而未氏故書公孫否則不爲大夫當如曾無駭齊無知不書氏矣惟肸不爲大夫故不書公子否則當與公子季友卒書法同矣○又按昭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杜注皆未死而賜謚何氏焯陳氏樹華並見宋槧本云死而賜謚無未字陳氏

樹華曰杜注下云傳終言之義意尤明王氏困學紀聞以爲生而賜謚葢所見宋本非善本也

○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

僖十六年春公子季友卒

舊說公羊其稱季友何賢也○左傳杜注兼稱字者貴之○季友去邪輔正以安公室是以褒之陸淳微旨○大夫卒名其兼字之何也曰數也季友僖之叔父而有功於僖仲遂宣之叔父而有功於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三臣皆世爲卿也彙纂引趙孟何○季友討逆定亂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也宣十八年公弟叔肸卒書法與季友同葢友有社稷之勳肸有通恩之美其賢相等肸以宣公尚存故稱公弟爾彙纂案

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曰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劉氏曰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陳岳氏曰若以時君賢之故史字之則公子彄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是隱公賢彄也何以不字之乎愚謂史法當稱公子則稱公子當稱公孫則稱公孫當稱大夫則稱大夫何有不言公子公孫爲疏之哉程端學三傳辨疑○大夫卒書名其兼書行次者季友仲遂叔肸三人而已友爲僖之叔遂爲宣之叔其行次先君之行次也肸爲宣之弟其行次今君之行次也序行次者其君所厚喪有加禮也御纂直解○愚按胡傳以季友仲遂爲生而賜氏先儒多從之方氏苞亦從其說而高氏澍然並謂叔肸亦係生而賜氏方氏則但曰叔氏也及讀顧氏棟高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見前辨胡傳之失甚明

而季友仲遂叔肸從三傳注疏以季仲叔爲字似得之矣又讀顧氏春秋無書字之法論見後論本方氏其說亦甚足破舊說之謬則以季仲叔爲字亦未安也按顧氏曰仲遂之仲是行次此解較得之叔季亦當是行次耳及恭讀　御纂直解說則已明白揭示勝於彙纂舊案以爲名字雙舉之說可爲定論矣

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

舊說　穀梁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稱字賢也宣弑而非之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終身不食宣公之祿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胡傳○季友叔肸皆內兄弟之賢者也友有定亂之勳肸有通恩

之美其賢相等春秋於其卒皆書名書字以褒之也纂疏

駁辨 直解說愚按見上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

舊說 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宣公德襄仲援立故生而賜氏使爲世卿胡傳○大夫卒但稱名仲者字也其兼字之何譏世卿也自是仲氏世爲卿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也是弑子赤者也穀梁曰其曰仲疏之也春秋欲疏之何不但書遂卒乎劉敞權衡陳傅良後傳

駁辨 直解說愚按見上○又按以削公子爲貶遂則何以又與友肸名字並書同其褒乎總之以仲爲字爲生而賜氏皆非也至不書公子亦非削見另門駁辨吳草廬纂言亦曰上文已有公子史文從簡不再書公子爾

○大夫已卒不名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杜注 ○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臣卒不名禮也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孔疏 ○原仲字也大夫既沒之稱或以原爲氏則仲其行次也要之稱字稱伯仲在既沒皆以代名無別也高澍然釋經 ○愚按郝氏懿行曰原氏仲名夷氏伯名疑杜注以伯仲爲字以夷爲謚之非並疑大夫既卒不名之說謂春秋無書字之法無大夫稱謚之法其謂經無書大夫謚者以原夷爲氏說本劉敞亦是一義至以伯仲爲名未知所本而既卒不名乃是禮經今攷伯仲實是行次非字說見下條仍采杜孔以下諸家而辨正之

僖十五年秋震夷伯之廟

夷謚伯字曾大夫也大夫旣卒書字㩁○公羊曰夷伯季氏之孚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也何注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故天意欲去之按公羊之說非也豈有爲天所罰翻乃書字殊爲非理至以夷伯爲季氏之信臣尤謬是時季氏尚未得政又安有陪臣專權僭廟之事乎大夫旣死不稱名如原仲是也參趙匡顧棟高○劉氏敞謂君前臣名不宜稱謚非也在禮大夫殁雖言於君所稱謚者字故以他事書於史册與生卒稱名之義異無可疑者方苞直解○大夫旣没稱字則夷伯字也不書氏與原仲同高澍然釋經○愚按傳以爲展氏故杜注以夷爲謚彙纂從劉氏敞謂全經無大夫書謚者以夷爲氏非謚義亦甚正兼採其說於書氏門方氏從

杜孔以爲謚與字高氏以兩字皆是字義均可通郝氏以爲氏名非字恐非論見上○又按伯仲實是行次非字高氏曰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葢伯仲所以代名與字爲尊稱也故五十以伯仲尚齒也推究此義生而尚齒尊之卒而諱名尊之故皆以行次稱也春秋固無書字之法也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顧棟高 論本方氏○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襃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上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襃貶爾

於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慭之爲國除患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子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蔑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卽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郳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旣不書其字孔子於百

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邪杜於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嘗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旣已正典刑與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於諸侯邪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邪見杜注正義篇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終